

閩北党史回忆集

第 三 期

內 部 刊 物
不 得 外 傳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說 明

閩北党史回憶集第一、二期之后，續刊出第三期。

这期系地、县党史办公室同志訪問省内外老同志的口述記錄稿和老同志的來稿來信。汇编成集，供作内部参考用。其中多数稿件未經本人审閱，如有錯漏之处，概由記錄者負責，为着醒目起見、有些标题应系我們加上的，希老同志閱后指正，并請多多供稿。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

1959.6.1.

目 录

回忆寶、光、貴革命斗争.....	刘文学 (1)
陈挺同志口述记录稿.....	(9)
攻打沙县城.....	刘正庚 (11)
林敏同志口述记录稿(附来信一件).....	(14)
刘国兴同志口述记录稿.....	(25)
王荣生同志关于閩北革命斗争历史的谈话记录稿(二篇)...	(27)
曾阿繆同志口述记录稿.....	(32)
回忆閩北紅軍一个兵工厂的成长.....	黃 英 (36)
赤石暴动.....	吳可仁 (43)
对閩浙边革命斗争的回忆(摘录).....	宜恩金 (46)
对閩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苏 华 (55)
建阳汽車工人罢工斗争的经过.....	粘文华 (62)
关于閩北地区革命斗争概况.....	程胜福 (66)
汪鉄再同志口述记录稿.....	(77)
叶风顺同志口述记录稿.....	(79)
对建松政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張国荣 (82)
政和宝岩地区党斗争情况的回忆.....	陈正初 (88)
林聿时(陈必猛)同志口述记录稿.....	(93)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二篇).....	黃晨禹 (95)
左丰美、郑荣堂两同志座谈古屏党斗争历史记录稿.....	(98)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刘捷生 (101)
南、古、甌等地革命斗争回忆录.....	陈邦兴 (105)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江作宇 (113)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周道純 (118)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叶明根 (121)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楊兰貞 (123)
南、古、甌革命斗争回忆录.....	余三江 (129)
閩西北游击区革命斗争历史情况介绍.....	林志羣 (134)
暨文海同志口述记录稿.....	(141)

回忆資光貴革命斗争

刘 文 学

恢复資光貴革命組織：

我是由中央苏区到閩北軍区担任邵武独立团政治委員而来到資光貴一帶的。在一九三五年夏天以后，由閩北党委决定在貴溪、資溪、光澤恢复革命根据地組織。首先在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成立了資光貴中心区委，分別以光澤的柴家，貴溪的昌坪、白沙坑、冷水坑等为两个基点地区。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心区委书记由我負責。中共中心区委下設有組織、宣傳、民运三科，中共青委，組織科由鮑永泉負責，宣傳科由曾广賢負責，民运科由叶金太負責，中共青委由夏潤珍負責。在中共中心区委的管轄地区便成立了中共区委組織，当时有冷水坑区，区委书记由叶金太同志担任；陈坊区，区委书记由鮑永泉同志担任；昌坪区，区委书记由曾广賢担任。在貴南划分了三个中共区委組織。光澤县方面划分成立了中共柴家区，中共区委书记由謝××担任（做裁縫的）这是初步入該地区大約的情况。

在一九三五年年底，一九三六年春、接到閩北区党委派吳先喜同志为代表到我区，决定撤銷資光貴中共中心区委組織，成立中共資光貴中心县組織，中共中心县委书记由我負責，下設有組織、宣傳、民运、財經四个部，中共資光貴青委。均由原来中心区委委員各科科長中共区青委改任部長，財經部長由鉄嶺（別名貴溪人）担任。

这时中共中心县委的中心地区仍然是昌坪、白沙坑、柴家、冷水坑等地为基点。就此建立了和恢复了資光貴革命根据地的組織、革命繼續在日益发展和壮大。

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七年秋，地方黨的組織仍然是中共資光貴中心縣委組織形式。中共縣委委員有四個人組成。當時有我和鮑永泉，原區委書記都是縣委委員，分別堅持各地革命發展活動。

在一九三六年春，閩北區黨委改變組織，成立了閩浙贛省委，由黃道同志為書記，以吳先喜（後在我地區柴家與國民黨五十二師打仗而犧牲）王助、曾鏡冰（負責團的工作）曾昭銘、黃立貴（獨立師長）等同志為委員，負責閩浙贛省委工作。這時資光貴地區劃分為閩浙贛第三軍分區，我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鮑永泉擔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分區由黃立貴兼司令員、政委；第一分區由饒守坤擔任司令員，王助兼任政治委員。

△ 從這時起，革命組織逐漸發展和鞏固，不斷向外擴大，發動革命羣眾，在羣眾中培養力量。那時，他們發展黨團組織面向貧雇農的。黨員的要求與標準，是按照中央蘇區黨章規定的，要有三個人介紹，雇農入黨沒有後補期，貧農三個月後補期，中農六個月後補期，富農不吸收入黨，團的組織也是同樣。組織的發展工作較為嚴格，採取個別發展的形式。三個人為一個支部，支部與支部之間不發生聯繫，只是與區委有關係，並有專人負責聯繫工作。因為形勢不允許，敵強兩百餘倍人（大約），我們力量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嚴格黨的紀律是必要的。我黨紀律是嚴的，黨費團費還是在困難中按期繳納，不過數額不限定，全由自己向黨交納，經費統一上繳。就是在那時打土豪有餘的錢，除了規定的供給處，不能有什麼浪費現象，多餘的經費積累上送閩浙贛省委，主要交通被敵人截斷了，就把多餘的錢埋藏在山上，不使落在敵人手里去。

這樣以來，由於組織機構健全，深入羣眾，加上我們從組織內部經常以革命勝利消息宣傳，來駁倒當時敵人的虛偽，從實踐中來証實，大大鼓舞他們，使革命力量就此日益鞏固和堅持了該地區的鬥爭。

在一九三七年春，國民黨反动派集中了大量兵力大舉向我們進剿，那時國民黨和我黨合作抗日，企圖消滅我南方各個游擊根據地的紅軍游擊隊，使我們力量受到極大的損失“七七”抗戰南方紅軍游擊隊，由我黨中央決定開往前綫抗日，而在同年九月間我便帶領了1

零零余人左右，离开資光貴地区，开往光澤的北乡集中，統一在省委黃道同志的领导下，到鉛山县的石塘鎮集中与一分区饒守坤軍隊等会合。改編成新四軍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是饒守坤同志担任，政治处主任我担任。

一九三七年冬开赴皖南岩寺一带向敌后挺进抗日。

我們下山后，留下了叶金太和夏潤珍同志等二十多人，負責資光貴地区工作，閩浙贛省委留下了曾鏡冰同志負責，这些人繼續坚持游击根据地工作活动。到一九三八年春这些地方还是很好的。（以后怎樣我就不知道了）。

游击队开展活动情况：

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間我从閩北黃坑鎮来資光貴这一带时，带来了七十一—八十人，各备有武器，到中共中心区委和中共中心县委成立起，資光貴的紅軍游击队也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

閩北地区自从黃立貴（独立师长）在邵武某地战斗牺牲了，部队受到很大損失。突散的一部分由馬長炎同志率領部分队伍来我們地区。当时有个队长姓張的（名字記不起）这时便成立紅軍游击纵队，由我兼任政治委員，已有100余人了，有枪100支并有机关枪等武器。在一九三六年冬，我們出发攻打文坊某地保安民团和打土豪时，由于張纵队长輕敌驕傲，相反的受到敌人襲击，使部队受損失，机枪全部損失了，只剩下一些步枪武器。这样我們將張××送往閩浙贛省委处理。以后該纵队便由馬長炎同志負責了。

我們游击队在資光貴活动的地区是非常艰苦的，夜間出来活动，一面又配合做地方工作，一方面也是神出鬼沒地有力打击敌人，打击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和捉土豪劣紳，甚至也乘机騷扰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規軍（52师）。我們游击队活动大大影响了广大羣众，声势浩大，使国民党江西福建的反动政府有所惊吓，就向我們开展无数次的大小圍剿、搜山、駐剿、修筑碉堡，調动各县反动民团及江西省保安14、15、16、17、18团，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联坐的办法，一連几个山头圍剿我們。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正

規軍52師，由光澤而來進剿我們，我們與他在柴家、昌坪、峯山等地打過一仗。在那時，反动派對我們是非常注視的，用去了極大的兵力來圍剿我們，每年最少有四五次較大的地方保安團、民團除外的圍剿。一圍時間就是二三个月之久，并建造土炮台，大道小徑山頂山脚都駐兵。當時我們的力量是很小的，那能抵上兵槍多眾的反動派，土炮台更是無法打擊它了。但是我們還是想出了很多辦法，從戰術上來戰勝敵人，這還是有把握的。由於敵人大舉圍剿我們，我們便採取白天隱蔽，化整為零人員槍支分散給各區委，深入敵後活動，以及打土豪籌款來的銀洋，也埋在地下（那時我們是有錢的，還供給閩浙贛省委的經濟）這時我們已和省委很難聯系了，省委以為我們不在这帶地區了。後來從反动派報紙上發現了我們仍在这里活動，因此一九三六年某月由吳先喜同志帶來了一個團來我們這里，行動了半月左右回福建去了。

當敵人大舉圍剿時，我們採取了有力的戰術是：化整為零，深入敵後白區活動，發動羣眾，趁機打擊地方反动派和民團。那時我們的武裝力量是不能集中的，情況非常緊張的，就是我們的組織生活、總結工作、布置任務，都只能以區為單位進行。要召開什麼大會是沒有條件的，尤其是什麼代表會更是不可能的事。在緊要關頭只是領導同志集中座談一下，進行研究，如何對付敵人的進攻，布置地方工作，臨時記錄也得在會後燒掉，事後大家行動，分別領導就是了。

當時每區帶10——20人分開活動，深入到羣眾中去，在敵後地下工作活動，化裝羣眾各個人帶槍實質就是武工隊工作，保證在有利時機打擊敵人。另一方面隨時注意和保護自己。這樣，我們的游擊隊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白天躲在山上的睡覺，晚上下山和羣眾接近工作，打土豪、打擊地方反动武裝，等敵人一旦發現了我們進行圍剿，我們又分散開、又走開。敵人到冷水、昌坪一帶來，我們已經到了福建，福建敵人圍剿，我們又回到貴南游擊根據地了。

△當時，我們在活動中主要原則是：“為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為主”！發動羣眾、依靠羣眾、堅持該區的游擊根據地和堅持地下鬥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以此為原則。這樣以來敵人是無法消滅我們的，相反

的還給我們總結了一套可靠的經驗。每當敵人在圍剿前，必須發動幾個縣的反動武裝來配合圍剿（因我們活動在幾縣交界之處）可是反動派統治時期，武裝是封建軍伐各守一方的，有着矛盾的。我們利用反動派的矛盾，在他們空隙之地進行游擊活動，等他們各地配合好了總是有矛盾的，那時情況我們也明白了，就可以給敵人的扑空而回。我們活動完全是看敵人的行動而進行我們的活動。當敵人退后，我們就選擇地區發動羣眾、組織羣眾、反對苛捐雜稅、反對抽壯丁等。同時找存糧食，分散藏穀，準備敵人圍剿。除此以外，還要準備分散到處藏穀做飯鍋等工具，以防敵人進剿時，我們活動到那里處處能找到糧食，處處有鍋做飯吃。但是，一般情況困難而言。但在敵人圍剿時間長久兵力多時，我們就吃竹筍野菜度日，晝則藏在叢山中。

在每一個地區活動，我們紅軍游擊隊的紀律是很嚴密的，根據毛主席擬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經常檢查的，官兵關係、黨羣關係是保持正常的。聯繫羣眾、做羣眾工作，那時提出口號；沒有羣眾，就沒有我們的生存。始終與羣眾建立密切聯繫的。當后来敵人採取毒辣手段，斷切我們與羣眾關係強迫威脅羣眾，移民并村，趕走白沙坑、昌坪、柴家等地以及分散村莊的羣眾，集中在冷水坑附近，我們也就採用秘密的辦法，去那里與羣眾接近做羣眾工作，解決羣眾困難，設法砍伐地主們的杉竹去賣；另一方面，豪紳地主們的山多樹竹多，必須通過羣眾幫助買鹽買布買用品；少買點，給羣眾的工資錢，使羣眾滿意與我們做事。每年秋收后，有浙江佬做香蕪來山上，我們又宣傳組織香蕪客了解情況并且帶买东西。這樣，我們就減少困難，就能夠堅持鬥爭，反動派是无法限制我們的。

我們為了堅持資光貴游擊根據地鬥爭，爭取革命勝利。當時我們對國民黨地方反動組織人員，也採取了各種手段和方法，對付敵人的策劃，地方上反動國民黨保、甲長等反動組織機構，我們對待這些人員的手段和辦法是：甲長一切不動他（絕大部分是中農和富農少數的地主）要他們做到三條：（1）不壓迫老百姓，我們不動他的生命財產，（2）保障我地方工作人員，到他管的地方不受生命危險，不壓迫老百姓，（3）不走漏我們的消息，紅軍游擊隊來了不能報，等我

們走了一二天可報，在敵後活動要多報（人數武器）對接近我們活動的中心地區不准報。如果違背了這些條件，我們就要沒收財物家產，假若我工作人員受了損失，就要一個抵兩個。這樣，甲長一級反動組織，我們基本上可以掌握，並有作用，使敵人圍剿我們計劃落空是常事了。對保長要求高些嚴些，除了做到甲長的條件以外，另外要加上三條：（1）敵人進剿的情況（人數、時間、地點、槍支、番号）要告訴我們，如果敵人來了，沒有報告我們要他負責；（2）苛捐雜稅繳倉，要盡量減少老百姓的負擔與痛苦，抽壯丁要盡量設法使有錢的出外地去買，壯丁逃回來了不准追查；（3）我們工作人員在你保工作，要保證安全，走了消息要嚴格處理，對於我工作人員一般活動不能報，如果我們游擊隊來了，走後一天可以報。假若違背了這些條件，查明了情況，要你們全家破產歸戮。

如果敵人要保甲長帶路可以的，你要帶（主要是怕保甲長也不能下台，以後我們不好使用）但是我活動中心地區不能帶，如果敵人知道我們的中心地區要求圍剿，要先報告我們知道准許後才能去報告和帶路。你們違犯了以上條件辦事，對你們就要全家歸戮。對於聯系以上的反動地方頭子，堅決採取鎮壓辦法，不能與保甲長一樣看待。（個別的聯保主任按照保長條件可以不鎮壓辦法處理）。

在這樣的基礎上，為了使這一辦法得力實現，對一切反動頑抗的保甲長等人，殺掉幾個出布告宣傳、戒戒以後的。就這樣，反動派的走狗，我們也利用起來了，與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堅持鬥爭，保持寶貴革命紅旗不會倒，而且一定走上革命的勝利。其中主要一條是：決不能脫離羣眾，情況一定要依靠羣眾幫助，我們才能與敵人鬥爭下去，由於我們發動了羣眾，夜裡出發打土豪和消滅地方反動武裝，羣眾帶路，雖然武器少，可是能帶很多的羣眾去，可使土豪劣紳地方民團吓壞了。

在每當夜裡出發時，計劃某地去打土豪或消滅反動派武裝時，由我地方工作人員事先秘密一個個通知覺團員和基本羣眾，告訴他們，只准一個人知道，不准告訴其他人，而後便各自一個個來集中出發了。使羣眾在打土豪家中東西給他們直接得到一些利益。

曾广賢叛变革命：

曾广賢是貴溪人，在資光貴革命根据地組織恢复以后，他便为我们地方工作人员，属于我党地方干部，并得到我党重用，一九三五年成立了中心区委后，他担任了我根据地昌坪区的区委書記。

在我们坚持游击根据地革命斗争发展中，中心地区的革命活动形势日益扩大了影响，使敌人所注视和发现了，敌人便向中心地区冷水坑、昌坪、白沙坑、柴家等地大举进剿。那时由于我们是坚持游击革命根据地，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小的，力不所及頑强的反动派，革命暂时在低潮时期。可是經不起考驗的曾广賢在一九三七年春天，敌人大举圍剿我們时，虽然被江西的反动派保卫团捉去了，当时我們坚持革命斗争是处在紧张而危險关头，他便不顾党和革命利益的一切，出卖阶级利益，叛变为反革命。当他被捕的第二天，就卑鄙无耻地为敌人服务，并企图全部搜剿我們，亲自帶領反动派保安团队向我中心地区游击队的根据地——昌坪、冷水坑、柴家、白沙坑、峯山、茶山等地圍剿，搜索前进到处搜山、拦堵，幸好我軍知悉远离了中心地区。未遭到的损失。可是他事后呈凶，因为他熟悉我地方工作人员的情况，便进行殘害我地方干部和忠于革命的人民羣众。由于他是本地人地区熟悉，带兵搜去了我們埋伏很多的枪支和銀洋，受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用。

反革命叛变后，那时已是搞第二次国共合作了（抗日）他看到形势转变，革命有着胜利的前途，便滑头滑脑地趁合作之机带着反革命的野心，又投机潛入革命中来。不久蔣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存心和我党合作的，竟发生反共摩擦，发生“皖南事变”这时国内形势又紧张起来，在这时间下，他又进行叛变革命，絕无人道投向了反动派去，繼續殘害我党和革命組織及人民。

曾广賢他这种阴險毒辣无耻的行为，曾几度这样干下去，因而致使貴南革命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資光貴革命根据地就此縮小了，革命的人民遭殃受难。更嚴重的是使广大羣众从此后不敢与我党接近联系工作，主要是怕这可恨的地头蛇咬人。这就是使我們坚持游击革命根

据地不利的一个很深刻的經驗教訓。

此后，这一带地区只剩下积少数的火苗。我党英勇頑强，信心百倍，坚定意志的战士夏潤趁等同志，在那丛山峻岭、环境恶劣的艰苦革命岁月里，坚持着革命斗争，把革命的紅旗稳固地插在資光貴游击革命根据地上，迎风飄揚。

（录自中共貴谿县委革命斗争史資料第四期）

陈挺同志口述记录稿

1933年宁德和古田有联系，做些秘密工作，但我不大清楚，只知道組織上派人到古田、屏南一带，具体的活动我不大清楚。

黄立贵在屏南（時間忘記了，地点是屏南、政和、建甌交界处，是否上楼記不大清楚）和敌人保安团打三天，我們住在碉堡里，敌人打不进来，我們有150多人。以后因政治部主任（姓名忘記）投降敌人，立贵帶队伍冲出去，只帶花几个人，沒有牺牲。

古田方面，西北部是立贵活动，我在东部活动。1935年以前古田有个別党組織是秘密的，但我不大清楚。1934年敌人大圍剿后，我們現有根据地不能存在，向外发展。在寿宁、周宁、屏南、宁德、古田等靠近处开展起来。此时是黄立贵同志在这一带活动。我这时到浙江去了。当时开展游击区有三大任务：（1）做羣众工作；（2）筹款、打土豪；（3）开展建立游击根据地。

1935年我到这里，靠近古田的德宁地方有个党的組織，叫“宁、屏、古、特委”，特委書記是阮英平，所属县是周宁、宁德、屏南、古田，委員的名字忘記了。以后有一块根据地是宁、屏、古交界处，打了几个地方，向西洋民团繳了几支枪（当时有个伪保長名叫向可是泥洋或周洋人，給我們做了好多工作），同时发展到閩侯，雪峰寺消灭敌人省保安队一个班，以后在泥洋和周洋附近打一仗。而我主要的还是来来往往，直到抗日战争。

以下两个人会知道些情况：

程际伪保長余善道和周时云（現在宁德洋中工作）替我們买子弹、藥品、粮食、送情报等工作。善道还到閩北去一年多。

我在古田时敌人对我們的圍剿不很利害，当时沒有分土地，只有一

般的活动活动。对地方上的摧殘是有，但具体情况、地点我不大清楚。

古田主要活动地区是西洋、鶴塘、杉洋、平湖一带。活动的部队主要是三纵队（队长沈光国），我是一纵队（队长是我），只是配合三纵队在地方上工作的，抗日战争我北上后，是阮英平同志到古田活动。宁德桃花厂、坑头是基本根据地，古田是游击根据地。我记得黄立贵是1934年底和1935年初到屏南活动。红军北上抗日到屏南动身的时间是1938年2月（古历春节的一天），一起动身的有叶飞（团长）、阮英平（付团长）后做地方工作）、我（一营营长），这时我知道屏南有苏维埃组织，其地方领导人是岩后张家镇。

攻 打 沙 县 城

刘 正 赓

四次反“圍剿”胜利后，第三軍团由宁化和江西省交界属江西省管轄的一个县出发，向东挺进，开展东方根据地，在出发以前，軍委会付主席周恩来同志給我們做了一次动员报告：我們要大力发展根据地，首先是向东发展根据地，巩固好現有的根据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圍剿”，在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廢借貸、捐稅。队伍出发首先是攻打沙县城、其次是南平和尤溪。

第三軍团共有3个师，4师是原五軍改編的、五师是七軍改編的，六师是新兵师，队伍来到沙县、軍团部駐在离沙县西門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庄，分調4师去打尤溪，5师打沙县、6师打阻击。阻击师的分配，一个营在涌溪青州一带截击南平来的敌人、一部分在沙县去三元的大路上截击从三元来的敌援兵，一路在沙县东門方向的一个地方截击敌援兵。西北方向都是背靠老苏区、沒有派阻击兵。

打沙县是选择西門东門北門方面进攻。(南面临溪)守城的是卢兴邦殘部。約二团兵，还有一些伪保安队，合共有2团余人。城里的敌人懂得我們来攻城后。挨戶派人去守城。夜里城牆四周点起密密麻麻的电灯、从城脚到城頂分列五层，把周圍照得通明。本来沙县的电灯就是很亮的了。但敌人还嫌不亮每隔1百公尺加点一盞汽灯、城的四周照得尤如白昼，城頂上布滿了机枪、步枪、手榴彈，除蔣兵輪流看守外，挨戶被强迫守城的老百姓也参加了防守和点燃汽灯等。因此，我們攻城的任务首先是拔除敌人的照明设备，大家都瞄准电灯汽灯来打靶。敌人的汽灯电灯打掉一盞、立即补上一盞不給有缺。我們一直打，敌人一直补，由于四周被我軍包围得水洩不通，城里的各种灯量是有限

的，而且缺乏外援進貨，後來大概是敵人沒有燈來補充了，利用棉花蘸洋油來燒和用面盆裝着洋油和棉花來燒，這些也給我們打掉了。

我們一邊拔掉敵人的照明設備，一邊在西門挖地道進攻，分三路（東西、北門）挖西門的地道，約有一百餘人挖，地道長140公尺。連交通壕有170公尺最深一點七公尺，一般是一點四公尺。最淺的也有80公分，闊有70公分，敵人懂得我們在西門挖隧道。也从里面挖出來在隧道里碰頭了，互用機槍掃射，以後我們改道再挖改變了單綫挖的做法、採用多綫挖的辦法，混亂敵人的視覺。第一次爆破範圍約80公尺闊、由於爆破力猛，攻城二個連的士兵全部炸暈了，到後援部隊趕到，城牆的缺口已被敵人占領了。我們傷亡了一些同志。

四師攻克了尤溪，沒收盧興邦的兵工廠，搬來沙縣，幫助第五師攻打沙縣，第二次又是以挖地道爆破城牆為攻城的主要手段。以西門為重點，由兵連負責，取城樓下着手爆破。4師負責北門山的隧道，東門的隧道由師工兵排負責。三處共有3百餘人挖，首先竣工的是西門隧道。大家的勁頭非常足，只三天三夜就挖好了。備准工作做好了當夜三時許開始裝土黑色炸藥，由於三天三夜緊張的勞動，沒有睡覺。裝完炸藥我暈倒在隧道里，同志們把我抬出來呼吸新鮮空氣，恢復健康後，又鉆進去點引火綫。5時時分，西門城牆被炸毀，我們湧進城去，盧興邦2個團的士兵官長和偽保安隊全體人員以及偽縣官職員統統做了俘虜，連盧興邦的兒子也做了俘虜，押到瑞金去，以後盧興邦用子彈去換走的。

第一次挖隧道花了十二天時間，第二次用突擊的精神來挖，夜以繼日。晝夜不停，僅花了三天三夜就完成任務。

由於敵人頑固堅守，沙縣連攻了17、8天才解放。紅軍進城，接收了盧興邦的全部財產，包括盧興邦在沙縣電燈公司附近辦的一個兵工具修理廠，這個廠除修理槍枝外，還可以製造步槍、手榴彈、小型地雷、子彈等軍用品。以後連同在尤溪沒收的盧興邦的兵工廠一齊搬去中央蘇區瑞金。並立即用盧興邦的電台給福州的反動派當局拍電“求救”，聲說：我們被紅軍困得水洩不通，目前已是彈盡糧絕了，士兵們有反水的情緒……。第二天，敵人派了兩架飛機盛載着子彈和

鈔票來“解救”我們，第三天敵人又派了兩架飛機來沙縣丟子彈和鈔票、布匹等軍用品，2次共掉下“援助”費中央錢幾千萬元（大約有5、6千萬元），子彈25萬余發。

城破的前夕，盧興邦殘部的一個營長在破城的前一夜趁黑跳牆趕水逃跑了到福州去報告。第四天敵人就派飛機來襲炸了。前2次敵機來同志們都爭先恐後地出去撿東西，這次敵機來，大家懂得是大勢不妙了，分頭疏散出去。敵人在西門外附近丟了幾枚炸彈和掃射一陣冷機槍。摧殘了一些民房、死傷了幾個老百姓，部隊無甚損失。

沙縣戰役過程中，反動派派了三路的救兵來援助沙縣的盧興邦殘部，一路是從南平上來的，被我紅軍6師某營阻擊于青州附近，敵人潰敗退縮到西芹去，另一路是從三元來的，也被打回去了，這兩路敵兵為數不多，第三路是從福州經過建陽，分路由南平、順昌進兵沙縣，在東門方向的某處與紅軍六師的阻擊兵遭遇，敵人借一師的優勢兵力三次向我六師阻擊兵沖搏，但都被堵住。沙縣解放後，敵人仍是不退却。紅五師就配合紅六師在高橋附近消滅了敵人全部。採用誘敵深入，夾道伏擊的戰術，經過一天的戰鬥，敵人整師被消滅，繳獲無數，俘虜4千余人。

攻城時軍團部是駐在離西門約5、6里路的一個小鄉村里，指揮戰鬥，沙縣解放後，軍團部移駐在一個大廟里，軍團長彭德懷和軍團政治委員楊尚昆等領導幹部設宴款待我們工兵連六七位攻城時（挖隧道）有顯著成績的人員。還嘉獎每人毛巾、肥皂、牙膏、鞋、牙刷、襪、衣服等日用品一套。

沙縣解放後，部隊一方面向南平挺進，在南平攻了十幾天沒有攻下，這時福州來的敵援兵已到水口，我們放棄了南平退回沙縣來。另一方面，在沙縣着手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各種羣眾團體組織，發動羣眾打土豪分田地，大部分地方田都分好了。

紅軍在沙縣駐了一個多月，國民黨反動派以龐大的兵力進攻我們，這時正处在五次反“圍剿”的前夜，紅軍就退回老蘇區去了。

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也路過沙縣的某些鄉村。

林敏同志口述記錄稿(附來信一件)

你們寄來的材料都收到了，看了后，我當時想起來的也都寫了一些，寫那份材料是花了好長時間的，因為一個人很難記憶，時間那麼久了，有些問題都不是一個人很清楚記得起來，還有那些我看還是你們提一提。我記得起來的再給你們說一說。

劉國興，現在福州軍區政治部工作。

。陳長生，現在蘇州解放軍辦的中學工作。

鄒琦同志三一年當閩北蘇維埃主席，李克啟當參謀長，這是我記得清楚的，如能找到鄒琦同志那就可將閩北早期問題搞清楚。三二年×月李德勝當參謀長，以後當了司令，在打游擊的時候就叛變的，鄒琦大概是三四年犯了錯誤之後到縣里去當宣傳部長的。

黃道同志走後是黃富武當書記，當時我在縣里，軍委會是李德勝負責，但也記得不很清楚了，黃道同志回來是三四年冬季，當時還帶一個團回來的，黃道同志走後閩北蘇維埃政府是姓翁的（名字忘記了），當主席，楊良生當閩北保衛局局長是三二年，冬季以後好像就跟黃道同志到閩贛省去的（黃道同志走時，他也跟着走時間不一定清楚，不是三二年冬就是三三年春）。

我十四歲在鄉村私塾念書當時就聽說南北兵打仗（就是北伐），是二六年一一二七年的事，北伐後，崇安就有民眾會的組織，是陳耿、徐禮俊等同志領導搞起來的，二八年以後上、下梅等地在陳耿同志的領導下在那里就搞起來。我家鄉是徐福元他們搞的，北鄉是徐禮俊負責搞的。我所記起的當時就是這幾個人比較有名，楊良生當時都沒有名。

我的意見，要搞黨史，還是抽個時間請當時的老同志，集中起來說一說更好，並不花很多的時間，有個把星期就頂夠了，同時是完全能辦到的。